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 老人与海

[美]厄内斯特·海明威 著

李继宏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 老人与海

[美]厄内斯特·海明威 著  
李继宏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 / (美) 海明威(Hemingway, E.) 著; 李继宏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1 (2014. 3重印)  
ISBN 978-7-201-07772-7

I. ①老… II. ①海…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390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7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 开本 4.75印张 4插页

字数: 90千字

定价: 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 导读

1937年9月10日，约翰·斯坦贝克在“饥饿的回忆”中写道：“自1917年艾奥瓦州的那次一流的小说创作，这双手就再没写过别的。”与作者最初的合作，多士比或类似以新墨西哥州为家，激发了他的创作。小说的灵感来自他的经历，进入《The Grapes of Wrath》。这部作品在历史上，成为他的标志。这部小说在艾奥瓦州艾文斯维尔的家中完成。

约翰·斯坦贝克在艾文斯维尔长大，也是丹佛大学的一流学生。他除了小说创作还从事其他与文学时代相关的写作和编辑工作。193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红杉林》（The Red杉林）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这部小说在艾文斯维尔出版，并获得了艾文斯维尔人的高度评价。这部小说的出版在艾文斯维尔，对斯坦贝克和他的家乡艾文斯维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小说在艾文斯维尔出版，对斯坦贝克和他的家乡艾文斯维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小说在艾文斯维尔出版，对斯坦贝克和他的家乡艾文斯维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0年9月10日，约翰·奥哈拉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撰文评论厄尼斯特·海明威的新作，该文开篇是这么写的：“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莎士比亚去世以来最杰出的作家，带来了新的小说。小说的名字是《穿过河流，进入树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这位作家当然就是厄尼斯特·海明威啦，他是1616年之后数以百万计的作家中最重要、最优秀的。”

约翰·奥哈拉并非默默无闻之辈，他是声誉卓著的小说家，美国文学评论界向来将他与爵士时代的文学大师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和俄罗斯文学巨匠安东·契诃夫相提并论；在这篇评论发表的六年之后，也就是1956年，他的小说《弗街北段十号》（*Ten North Frederick*）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奥哈拉也不是国内常见那种随意吹捧圈内人的高帽批发商，他很少对同时代的作家表示称许，得到他公开赞颂的只有海明威和《愤怒的葡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等寥寥数位。纵观国内外文学史，顶尖作家对同时代其他作家给出这么高的评语，这种

事情虽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非常罕见的。究竟是什么让奥哈拉如此推崇海明威呢？这要从海明威对现代英语文学的贡献说起。

在海明威出道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小说虽然已经几乎彻底地实现了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变，但在文体上，那种追求繁复的维多利亚遗风依旧有着巨大的影响。以曾于1921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为例，该书前五个自然段共有559个单词，但却只分为12个句子，平均每个句子将近47个单词，其中最长一句有90个单词之多。随后几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无论是布斯·塔尔金顿的《爱丽丝·亚当斯》（*Alice Adams*）、薇拉·凯瑟的《吾侪中人》（*One of Ours*）、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还是路易·布罗费尔德的《早秋》（*Early Autumn*），情况也莫不如此。

早期英语小说偏爱这种迤逦文体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很难简单扼要地讲述清楚，但能够观察到的事实是，如果把对白排除在外，在1926年之前出版的英文小说中，平均每个句子长度是40个单词左右；而且几乎所有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认为，能否写出复杂的长句，是衡量写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所以读者可以在《白鲸记》（*Moby Dick*）第四十二章中看到，赫尔

曼·梅尔维尔为了描写白色，不无炫耀地使用了一个令人目眩神迷、长达469个单词的句子。甚至连海明威这代作家也没有摆脱对长句的热衷。海明威的挚友菲兹杰拉德在1925年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当年默默无闻而后成为经典的小说开头前五段平均每个句子也有37个单词。正是在这样的语言背景中，海明威的小说处女作《太阳依旧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显示出了它的独特性和原创性。

这部小说从情节上来看是乏善可陈的，它讲述的是几个侨居巴黎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前往西班牙潘普洛纳参加圣费尔明节、观看斗牛的故事。小说的主角贾克·巴恩斯具有和作者相同的身份和相似的经历，他是侨寓巴黎的美国记者，曾在战争中受伤——并因此而变得阳痿，这点书中没有正面提及，当然也跟作者本人的情况不同。贾克在某次买春的过程中巧遇布丽特·阿什利，后者是个风流成性的英国妇女，离过两次婚，有着丰富的恋爱经验。两人一见钟情，但由于巴恩斯的生理缺陷，始终没有走到一起。随后巴恩斯和他的朋友比尔·哥顿、布丽特和她的未婚夫迈克·坎贝尔分头前往西班牙，前两者在潘普洛纳附近结识了罗伯特·柯恩，并和后两者在潘普洛纳相聚。这三男一女趁着圣费尔明节（也就是奔牛节）尽情地饮酒作乐，期间贾克将斗牛士罗米洛介绍给布丽特认识，而布丽特设法勾引了这个只有十九岁的少年。小说接下来讲述的是这四

个爱着布丽特的男人之间争风吃醋的行为，曾拿过普林斯顿大学拳击赛冠军的罗伯特和其他三个人打架，并把罗米洛打伤了。这伙人在奔牛节落幕后分道扬镳，布丽特决定和罗米洛私奔到马德里，贾克则准备前往圣塞瓦斯蒂安。贾克在途中接到布丽特的求助电报，于是匆忙赶到她所住的蒙大拿旅社。原来布丽特认为她已经三十四岁，年纪比罗米洛大太多，两人不适合长相厮守，于是将他赶走了，想要跟坎贝尔重归于好。贾克为了安慰布丽特，带她乘坐出租车游览马德里城区，整部小说就在他们上车之后突兀地戛然而止。

尽管故事平平无奇，但《太阳依旧升起》在1926年10月22日出版后取得了销售和评论的成功。该书以两美元的定价在两个月内卖出七千册，等到1928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an*）出版时，已经先后重印了七次。与此同时，美国文学评论界也慷慨地将大量的赞美给予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曾在1930年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康拉德·艾肯在《纽约先驱导报》上撰文称：“如果说当今世上有人能比海明威写出更好的对白，我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布鲁斯·巴顿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书评则指出海明威的写作方式是独特的，“仿佛他从未读过别人的作品，仿佛他亲手发明了写作的艺术”。

只要翻开《太阳依旧升起》，我们便能知道布鲁斯·巴



顿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小说开头五段共有792个单词，分38句，每句仅有20.8个单词。也就是说，和其他小说相比，海明威这部小说的句子长度足足缩短了一半。对没有英文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而言，这个定量文学分析的数据也许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不妨这么说，当年的美国读者看到《太阳依旧升起》时的感受，跟1918年那些看惯《老残游记》《孽海花》的中国读者读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时的感受是相同的，都是充满了新鲜和惊奇——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海明威是怎样让句子变短的呢？他的方法是尽量删减不必要的句子成分，包括定语、状语、补语和同位语，以及各种充当相同语法功能的从句。例如，《太阳依旧升起》正文总共出现了50次smile（笑）这个词，在42次被海明威用于做动词的情况——诸如“布丽特对着他笑”、“柯恩又笑了”、“她挥挥手，并笑起来”、“他笑了”等等——中，没有一次是跟着副词的。可以作为对比的是，伊迪丝·华顿在《纯真年代》中使用了“同情地”、“勉强地”、“欢乐地”等副词来修饰“笑”。这种只保留句子骨干成分的文体显得特别硬朗和简洁，它是对先前那种崇尚用虚词来表达情感的写作方式的背叛和创新。

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海明威的记者生涯有着密切的关系。1917年，海明威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堪萨斯市星报》，

担任见习记者的职位，不过他在这个岗位上只做了六个月。翌年开春，应红十字会的征召，年仅十八岁的他中断工作，奔赴战火正酣的意大利，充当盟军的救护车司机。抵达前线没多久，海明威就在某次行动中受了重伤；他强忍伤痛，救出了一个意大利士兵，后来因此获得了该国政府颁发的银质勇士勋章。1919年初，海明威离开炮声轰隆的欧洲，返美进行疗养。

回到美国后，由于无所事事，他在某位世交介绍之下，开始替加拿大的《多伦多星周刊》撰稿。等到伤病养好，一战已经彻底结束，他没有重返欧洲的必要，转而在芝加哥的一份新闻月刊当起了编辑，并在那里认识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舍伍德·安德森。到1921年底，《多伦多星周刊》委任海明威为该刊驻巴黎的通讯员，于是海明威带着新婚的妻子哈德丽·理查德森再次奔赴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国内经济遭受重创，法国的法定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表现十分疲软，很长的时间内每十五法郎才能兑换一美元。这种汇率吸引了大量美国人和英国人移居巴黎，其中包括许多后来名垂文学史的大人物，比如葛莱德·斯坦、艾兹拉·庞德和詹姆士·乔伊斯。由于有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海明威很快融入了塞纳河左岸的生活。按照第一本海明威传记的作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洛斯·贝克尔的说法，海明威的文学才华很快得到认可，葛莱德·斯坦甚至建议海明

威辞去《多伦多星周刊》的工作，像她那样过着俭朴的生活，将所有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但海明威并没有听取她的劝告，因为他需要《星周刊》支付的薪水来维持生活。在巴黎的前二十个月，他总共为《星周刊》撰写了八十八篇备受欢迎的文章，尤其是他对希土战争的报道，以凝练而生动的文笔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在此期间，他已经初步确立了短篇小说家的地位，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在1923年出版；几个月后，他的短篇小说集《我们这时代》（*In Our Time*）由巴黎的三山出版公司印行，并于1925年在美国出版。这两本书都卖得不好，《我们这时代》的三山版只印了170册，而美国版也只有1335册，在市场上的影响几乎等于零。但它们在文学评论界为海明威赢得了潜力新星的声望。所以当菲兹杰拉德在1925年5月抵达巴黎时，他最先做的几件事中就包括了拜访海明威。

两位未来的美国文学巨子一见如故，建立起持续终身的友谊。菲兹杰拉德只比海明威大三岁，但已经是著名的畅销作家，他的前两部小说《天堂的这边》和《漂亮冤家》由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付梓后取得巨大的成功，第三部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则刚刚面世。菲兹杰拉德特别欣赏海明威的作品，他敦促自己在斯克里伯纳的编辑麦克斯韦·佩金斯赶紧和海明威联

系。有着史上最著名文学编辑美誉的佩金斯很快发现了海明威的价值所在，而海明威随后的所有作品也都交由斯克里伯纳出版。在《老人与海》的扉页题词中，海明威甚至将这部作品献给了该出版社的老板查理·斯克里伯纳和佩金斯两个人。

菲兹杰拉德的出现，以及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喜爱，让海明威兴起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于是在他二十六岁生日那天，也就是1925年7月21日，海明威动笔写起了《太阳依旧升起》，八个星期就完成了初稿。经过几番修改，这部长篇小说在翌年10月由斯克里伯纳出版。

正如前面指出的，《太阳依旧升起》的最大创新在于它的文体，海明威则承认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源自他在《堪萨斯市星报》工作的经历。该报有份指导记者写作的指南，总共七条，包括“使用短句；使用精悍的开篇；使用有活力的英文；要积极，不要消极”、“不用陈旧的说法”、“消灭每个浮夸的字眼”、“引语要尽量保留原有的语气”等。《堪萨斯市星报》这些要求跟报纸的属性有关——由于出版周期、信息容量和篇幅限制，新闻报道必须以尽可能简洁的文字阐述尽可能多的事实，记者必须只关注事实，删除细枝末节和个人的感情色彩。海明威革命性地将新闻报道的写法引入《太阳依旧升起》，创造了全新的极简主义文体。

这种文体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降低了阅读难度（下文将会

说明海明威的小说并没有表面上看那么容易读懂），而在于它彻底地转变了作者的角色：从操控者变成建设者。

在海明威之前，小说家是其文本的操控者，他不仅要创造虚拟的环境和人物，还情不自禁地设定情感和反应。而海明威则不然，他只描述，不解释，把所有的判断留给读者去做。不妨以前面举过的例子来说明。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个人笑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他或她的笑脸，至于这个笑脸意味着什么，每个人会依据当时的情景做出各自的判断。然而在古典小说里，作者剥夺了读者去做这种判断的权利。伊迪丝·华顿会专制地告诉读者，这个笑是“同情地”，那个笑是“勉强地”，还有个笑是“欢乐地”。也就是说，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对小说的接受是被动的。而海明威则不，他专注于构建事实，并隐藏这些事实蕴含的意义，将其交由读者去发现。正如他本人曾经指出的，他的作品是建筑，至于如何装饰，那是读者的事。所以在《太阳依旧升起》中，所有作为动词的“笑”都没有状语，但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测出贾克的笑是自嘲还是无奈，布丽特的笑是真心还是假意。

这种写法也跟海明威的创作理念有关。1942年，他在为其主编的《战斗中的男人：最佳战争故事汇编》（*Men at War: The Best War Stories of All Time*）的导读中写道：“作家的职责是说

出真相。” 诚如卡洛斯·贝克尔所说，这个信念贯穿了他终生，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他那样，“如此强烈地主张、如此勇猛地捍卫、如此持之以恒地践行作家言说真相的义务。……其写作的首要目标，自始至终是替读者抓住和展现他通常所说的‘事物的本相’。”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海明威对“真相”的理解和在他之前的现实主义派作家不同。在海明威之前，马克·吐温、斯蒂芬·克莱恩、西奥多·德莱塞和辛克莱·刘易斯等著名美国作家也曾经当过新闻记者，可是他们的行文并没有体现出《太阳依旧升起》的极简主义风格，关键就在这里。在海明威看来，真相如同冰山，浮现在水面的只是八分之一，而作家的任务，就是在通过小说的文字呈现这八分之一的同时，还要让读者感受到另外八分之七的存在。这就是他独创的“冰山理论”。

冰山理论有时也被称为“忽略理论”，它跟中国古代水墨画的留白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的作品中，海明威会选择忽略或者隐藏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让读者在字里行间亲自去领会。卡洛斯·贝克尔认为这种极其高明的技巧得益于海明威在创作短篇小说上的丰富经验，他在写短篇小说时“学会了如何以最少的字词来获得最多的意蕴，如何删节语言和避免无用的动作，如何只说出真相，但又总是隐藏着弦外之音”。这种特殊的写作理念和技巧使得他的作品很容易遭到误读，最明显

的例子莫过于《太阳依旧升起》。这本小说出版之后，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文学评论家，无不认为作者的主旨是阐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当年那批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成为“迷途的一代”，乃至海明威后来不得不亲自写信给佩金斯，指出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地却永远长存”（“太阳依旧升起”来自《圣经·旧约·传道书》，之前的句子，正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贾克、布丽特等人虽然身心破碎，但并没有迷途——在基督教的语境中，迷途意味着丧失对上帝和生活的信仰。

海明威的文学之路可谓极其顺利，1926年的《太阳依旧升起》令他声名鹊起，而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在1929年出版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则直接让他跻身当年美国最顶尖的作家之列。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九任馆长、先后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大诗人阿基巴尔德·麦克拉什曾这样概括海明威的文学生涯：“二十五岁成名，三十岁已经是大师。”随后他又陆续写出了《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有者与无者》（*To Have and Have Not*），并在1940年完成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杰作《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几个月内卖出了五十万册，让他的文学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到1950年前后，海明威的日常生活和文学生涯双双陷入了低谷。长年酗酒的陋习和喜欢冒险的个性让他的身体有了很多伤病，他的膝盖和额头都受过重创，而且患上了偏头痛、高血压、糖尿病等顽疾。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知交好友逐渐零落，叶芝、菲兹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詹姆士·乔伊斯、葛荣德·斯坦、麦克斯韦·佩金斯等人先后谢世，这让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抑郁。他的文学创作则陷入了凝滞期，1946年动笔写《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虽然五个月内就写完了八百页，却始终未能定稿，整整修改了十五年，直到死后才得以出版。《穿过河流，进入树林》尽管获得约翰·奥哈拉极高的赞誉，但大部分评论却是负面的，不少人断言海明威已经丧失了写作的能力，甚至连他的妻子（第四任）玛丽也不喜欢这部小说。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时刻，海明威写出了他毕生的巅峰巨著——《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的故事很简单：有个老人独自在海上捕鱼，接连几个月没有收获，后来他钓到一条很大的旗鱼，跟它缠斗了两天两夜，用鱼枪把它刺死；但在返回的途中遇到鲨鱼的袭击，缺乏帮手和工具的老人虽然杀了几条鲨鱼，但旗鱼被其他鲨鱼吃光了，等他进港时，旗鱼只剩下一副骨头。这部小说的文字也很简单，全部加起来仅有两万七千个单词，印制成书不足一百二十页。但就是这部简单的小说，出版之后却引起了极



大的轰动。

初版的《老人与海》在1952年9月1日发行，首印虽然只有五万册，但它同时刊登在当天的《生活杂志》，众多读者为了尽早看到这部小说，竟然在两天之内将五百多万份杂志抢购殆尽。不但普通读者喜欢，评论界也异口同声地赞赏《老人与海》，认为海明威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八个月后，这个故事故事让海明威获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奖。其实早在1941年，《丧钟为谁而鸣》就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提名，却因为到最后时刻遭到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的激烈反对而和这个著名文学奖失之交臂。十二年过去，海明威终于用《老人与海》无可争议地奠定了文学大师的地位，并在第二年10月戴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瑞典学院的授奖辞是：“奖励其大师级的叙事艺术，新近体现在《老人与海》中，以及其对当代文体的影响。”作为世界最顶级的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对单部作品的奖励，而更像是终身成就奖。截止到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总共颁发给108个人，授奖辞中提到作品名称的仅有八次，包括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A History of Rome*）、卡尔·斯皮特勒的《奥林匹亚之春》（*Olympian Spring*）、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等。这些作品无不是长篇累